

看澳网“快乐大满贯”

李硕

经过近13个小时的飞行，从北京抵达炎热的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南半球的骄阳下，2025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迎来120周年。机场的海报、城市中的指示牌、电车上的涂装，让人不由感受到网球热浪无处不在。

电车一趟趟将乘客送往澳网举办地——墨尔本公园。雅拉河绕着公园缓缓流淌，沿河火车不时低鸣而过，似乎为这里的节日氛围伴奏。公园入口处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各国助威团披着国旗，唱着歌曲，兴奋地涌入这场网球狂欢。当地人在延续家族传统，扶老携幼地加入这场嘉年华。广场上，汩汩的喷泉旁边的躺椅五彩斑斓，周边环绕着各位网球名宿的雕像，球迷们晒着太阳观看大屏幕上的比赛，沉浸在澳大利亚辉煌的网球历史中。

自1905年首届比赛举办以来，澳网在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珀斯这5座澳大利亚城市和新西兰主要城市举办。1968年，随着网球职业化进入公开赛年代，澳网正式被列为四大网球公开赛（四大满贯）之一。考虑到固定比赛地点有利于打造赛事品牌，从而更持久地吸引观众和赞助商，澳网于1972年永久落户墨尔本。

从1987年开始，澳网赛事在每年1月举办。这一时间常与中国的春节重合。随着近年来中国球员在澳网表现出色、中国赞助商加入，以及中国品牌需要推广等因素，澳网的中国元素日益凸显。比赛局间休息时，场内时常播放广告视频，伴随着喜庆的丝竹声祝福观众春节快乐。

与遵循传统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不同，澳网一直在改变中革新，在开拓中进取。变化、多彩、娱乐、激情，是澳网的独特名片。

1988年，澳网赛事从库扬草地网球俱乐部搬迁到新建的费林德斯公园网球中心，观众人数几乎翻倍，场地也从草地改为硬地，并

延续至今。1996年，比赛场地继续扩建，更名为墨尔本公园。2008年，澳网重新铺设场地，将沿用多年的绿色换为亮眼的蓝色，“澳网蓝”成为赛事经典色彩。2017年，赛事标识告别夕阳下发球的球员剪影，将英文名称首字母“AO”作为主体元素进行变形，以代表网球拍和网球。全新形象更加简洁前卫，同时顺应互联网时代的设计趋势，更易于传播推广。

第一个为球场安装可伸缩顶棚避免雨水干扰，第一个采用电子司线来提高执裁效率……澳网在四大满贯赛事中一直走在改革最前线，为球迷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感。

“快乐大满贯”是澳网的定位。顶尖选手之间的对决让场内比赛精彩纷呈，球迷们的参与互动让场外风景同样动人。休闲区歌手现场弹唱，让球迷过起了音乐节；乒乓球、匹克球、网球体验区人潮涌动，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餐饮区食物丰富多样，不同肤色的人们谈笑风生，赞助商展台各具特色，免费发送的防晒霜为球迷送上暖心防护；纪念品商店更是大排长龙，可爱的考拉元素广泛运用在纪念品中，冠军奖杯造型的钥匙扣和冰霸贴颇受欢迎……

作为最年轻的大满贯赛事，澳网从百年历史中走来，依然具有创新的勇气，不断挖掘赛事特色，不断追求卓越成绩。墨尔本公园里，人们在日光下休憩，在小雨中漫步，笑容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在这里，网球是通用的语言，快乐的分子在空气中飘散。

下图：1月21日，2025年澳网女单1/4决赛正在进行。

李建艺摄

旅人心语



好望角的风 桌山的云

黄地郎

“不到开普敦就没到过南非，不到好望角就没到过开普敦。”这句话在南非广为流传，没有哪个游客听后不惦记着去看一看，唯恐留下遗憾。

来到好望角，山顶坐落着一座早已废弃的灯塔，塔身黑白相间，塔顶一个“红帽”。新灯塔位于山腰，通体纯白，颇有现代感。

在山间拐一个大弯，只见山峰露出花岗岩肌肉，巨大的石块连片静卧。低头远眺，海风呼啸，礁石之间，海像伐倒的树林，重重叠叠浸泡在海水中。

风，把山吹得长不了树木；风，把岸上的巨石吹得如面团一样光圆；风，把海浪拍得老高又飞溅出粉般的水花！

这来自天涯海角的风，把所有人体内的激情都吹了出来。风自己更为亢奋，一刻不停，常年劲吹！在风里，即使是腩腆内敛的人，此刻也都跳上礁石，挥舞双臂，向大海呼喊，头发飞扬了起来。

桌山的云，与好望角的风异曲同工，都是大自然的神奇手笔。距好望角约50公里的桌山是“大自然的餐桌”。庞大的山体，顶部被“一刀切”，远远望去，异常平坦。即使是晴空万里的日子，山顶也常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云雾，这层云雾被当地人称为桌山的“桌布”。

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在好。清晨下了几滴雨，随后转晴，桌山的索道竟然开放了。平日即使天晴，受云雾影响，索道也常常关闭。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能不能上桌山，全凭天公不作美。

行至半山腰，视野开阔，开普敦全景尽收眼底。大家心想，到了山顶，必会大饱眼福。很快到达桌山的“桌面”，一行人置身云里雾里，若隐若现，相互之间都看不清。看来，天公还是不够盛情，客人来了，仍不肯掀开桌布，恶作剧似的把我们罩在里面。

朦胧间，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悬崖边上，赶忙止步。这时，云雾忽然散去，开普敦的城市面貌清晰显现。众人手忙脚乱，赶紧拍照。不一会儿，云雾又铺天盖地笼罩过来。我们庆幸，天公掀开桌布的一条小缝儿，让我们一饱眼福。

桌山向前不断延伸，从正面看去，它是长方形的平顶山，在少女湾看它，则与后面的山排列出12座雄伟的山峰，被称为十二门峰。雾霭漫漫，宛如仙境，这正是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所描述的境界啊。



本责任编辑：王佳可 庄雷雅 陈照药
电子信箱：rm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卜弥格和他的《中国植物志》

张伟涛

西一带月柿果和月柿饼的称谓混淆；对松鼠的注音“Sum Xu”，就与今天的粤语读音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卜弥格也广泛参考中国的文献资料，书中许多关于植物药性及炮制方法的介绍，就取自当时的医学书籍。近年有研究指出，书中部分动物插图可能取材于明代木版画集《图经宗彝》。从这个意义上说，卜弥格眼中的华南风物本身就染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色彩。

启蒙西方专业汉学

在17世纪的欧洲，“中国”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中国植物志》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书中对土茯苓、大黄、荔枝等中国植物的介绍，为当时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物产和医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直观资料。例如，中国的大黄是当时欧洲急需进口的药物，卜弥格是最早研究大黄植物学性状的欧洲人，他在《中国植物志》中对大黄及其加工过程的描述，在其后近200年间成为西方对大黄的标准介绍，经常被欧洲植物学及药理学著作引用。

《中国植物志》出版后被多次翻印、



博物视界

广州从化，凤凰山麓，流溪河畔，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坐落在青山绿水间。在这座藏有400多万册(件)各类珍贵版本的文化殿堂中，“互鉴千年 融通未来——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版本展”(图①)设于二楼展厅。

展厅中陈列着一本彩色印刷本西文古籍，精美的装帧和生动的插图吸引参观者驻足端详。这是欧洲首部关于中国动植物的文献——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撰写的珍贵著作《中国植物志》。

畅览华南风物之作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汉学家，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他原名米歇尔·博伊姆，是波兰耶稣会传教士，生于1612年。1643年，他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时值明清易代，卜弥格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海南、两广一带。1650年，他作为使臣被南明朝廷派往欧洲，9年后在返华途中去世。在欧洲期间，卜弥格大量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中国植物志》《中国事物概述》《中国地图册》《医学的钥匙》等著作广泛涉及中国地理、科学、医学、哲学等领域。

《中国植物志》由拉丁文写成，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在这本著作中，卜弥格介绍了生长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的21种植物和8种动物，对每一种动植物都给出中文、拉丁文和葡萄牙文名称，并配以短文，讲解其外形特征、生长区域、药性等。例如，在介绍胡椒(图②)时，就描述胡椒种子的外形像红松树的种子，又介绍它的药性是利尿、助消化、明目等，若分别与蜂蜜、桂叶、醋等一起服用，还能治疗其他疾病。更为难得的是，卜弥格还为书中的动植物绘制了23幅生动详尽的插图，荔枝(图③)、木瓜等植物的插图不仅绘出了植物和果实的外形，还提供了果肉和果实的剖面形态。此书最初为黑白印刷，也有少量珍稀的手工上色本，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所藏即为上色版本。

卜弥格对书中许多动植物的了解来自直观感受和切身经验。他主要在华南一带生活，动植物的中文名及注音往往带有当地方言色彩。例如，“柿饼树”应为柿子树，这种误称或源于对广



康科德，小镇不小

蒋童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坐小火车往西北约30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可抵达美国历史发祥地之一的小镇康科德。康科德现为波士顿的住宅卫星城，人口只万余，素以自然、人文景观著称。

康科德站只有一个简单的月台，供列车停靠。从月台下来，就是小镇的街道。沿梭罗街向北，走一会儿就到窄桥。窄桥横跨一条寂静流淌的小河。窄桥南望，是梭罗街，蜿蜒伸展；西望，近处是静静的河水，远处是葱郁的大树；东望，是一片湿地。窄桥周围的树木、土地，连同桥下的小河及荒草，见证过曾经在河两岸发生的激烈战役。那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地民兵在此遭遇了英军。故此地受到特别保护，不得开发使用，完全保留了当年遭遇战时的样子。

康科德从1635年始建小镇，至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美国历史的开端与它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康科德和距其10公里的莱克星顿的第一声枪响，美国独立战争不会发端。19、20世纪，康科德逐渐转型为美国人文中心，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众多文人先后聚居于此，对国民性的改造和影响，堪比美国独立战争：一个是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的独立。

美国超验主义的鼎盛时期，爱默生、梭罗、霍桑、玛格丽特·富勒、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先后在这里工作、生活，往来于此的还有诗人惠特曼，小说家麦尔维尔、亨利·詹姆斯和哲学家皮尔士等等。一大批美国文学经典在这里诞生：《论自然》《瓦尔登湖》《红字》《小妇人》《白鲸》《草叶集》等，还有难以计数的随笔、演讲

稿、回忆录和日记。亨利·詹姆斯说，康科德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小地方”。

复向东行不远，是康科德的中心，这里显然热闹了许多，车辆穿行，也有了人气。虽然人口只有万余，小镇却很富生机：各种风情的商店鳞次栉比，依次排开；康科德的植被绝佳，每幢房子前后都簇拥着各种花草树木，连同悠久的历史，真让人感到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魅力无限。

从镇中心继续向东行约1公里，就是爱默生的故居(见右下图，蒋童摄)了。

华盛顿·欧文开创的浪漫主义由爱默生推向顶峰，其中蕴含的超验主义思想在他笔下发扬光大。北美的超验主义，可以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出生在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1834年起就住在康科德。其父本想让他在波士顿做牧师，但已过而立之年的爱默生的人生观、世界观早已定型，无法接受宗教束缚，很快就从波士顿退出，用微薄的收入买下康科德河畔的一座小房子，后来成为他的住所。

故居周围是松树和冷杉，树下是康科德河，河畔就是花园。故居书房西窗前摆放着一架竖琴，琴声与林间小鸟和声歌唱。在这样的环境中，爱默生于1836年、1837年写出了被誉为美国超验主义宣言的《论自然》及美国知识分子独立宣言的《美国学者》。美国自此有了自己的文学。他继承了亡妻财产，摆脱生计的劳碌，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关于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也能用这笔财产帮助霍桑、奥尔科特、梭罗这样的朋友。从此，新英格兰以其秋天的颜色和深厚的

历史，孕育出一个文学的、人文的美国。

爱默生写散文，写随笔，写诗。他心怀远大理想，却没有野心。他生来就对一切怪癖和极端都报以宽厚仁慈的理解，这让他成为新英格兰乃至全美的精神领袖。

爱默生常去波士顿讲学。他身形消瘦，脸庞清瘦。在别人眼里，爱默生放弃了目标，割舍了名利。但是，他有自己的追求，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原路返回月台，向南迤逦行进约3公里，便是大名鼎鼎的瓦尔登湖。这里名扬天下，得益于散文集《瓦尔登湖》(初版名为《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作者是与爱默生情同父子的梭罗。可以这样概括梭罗短暂的一生：屋一椽，足矣；衣避寒，可也；学问饱，无涯。

梭罗家境贫寒，由于刻苦努力，20岁就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因不满僵化的教学模式和体罚学生的制度，愤而辞职。学生时代，



梭罗就与爱默生相识，一见如故。受其影响，梭罗阅读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苏格兰哲学家卡莱尔，研究东方哲学思想，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一套独立见解。爱默生是温和的长者，预言梭罗只要持之以恒，一定能有所成，并建议他记日记。果然，200余万字的《梭罗日记》也成为美国文学的瑰宝。

1845年7月4日，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瓦尔登湖畔，搭建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在此之后的2年里，他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出版了《瓦尔登湖》，这是美国文学与思想史上的不朽名篇。可惜的是，梭罗因肺病发作，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年仅45岁。爱默生在他的追悼会上说，要等到很多年后，美国人才会意识到失去的是一个何等优秀的儿子。更可惜的是，梭罗的小屋，现已无处可觅，只剩下堆乱石。人们在一处公路旁复原了一个小屋，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

离开瓦尔登湖后，梭罗曾一再反对别人的模仿：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完全是他个人的志趣爱好。若一个人向往简朴的生活，身处哪里都能实现。“简化，再简化！”这是梭罗的座右铭。对他来说，生活再艰难不易，也要追寻简朴这样的生活，才会更安稳、更恬静。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翻译学院教授)